

责编 刘慈扬
总编辑 刘慈扬
副主编 张海波
美工 陈燕芳

前晚(北京)·六十卷忆

李大爷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朴驼子村。那时我还在读书,哥哥是下乡知识青年,参加生产队劳动。前些年哥哥曾写过一篇文章《忽一人抗声问曰》,就是回忆那段生活,节录于下:
那是我们插队时所在生产队李队长的父亲,一个面容清瘦,瘦高个儿的老头。我们都叫他李大爷。刚到村里,便有人给我讲他的故事。他的剪纸远近闻名,还会画庙里的壁画,会扎红白喜事的纸活儿。而他最拿手的还是讲评书。那时,李大爷虽已年逾古稀,可十里八村无论谁家红白喜事,还都少不了找他帮忙,李大爷总是有求必应。但谁都

知道他爱喝一口,帮别人干完了活,只要酒

喝不计价钱。他自己只要有了钱,也肯跑去小卖部沽酒一杯,一饮为快。而且喝过之后常有荒唐之举。有一次他帮人布置洞房,活儿干得漂亮,主人一高兴送了他一大瓶白酒。他拎着酒乐颠颠地走开了。主人忙着招呼客人,也没去管他。但当新人走进洞房时,却见他躺在洞房的炕上鼾声如雷,旁边是见了底的酒瓶,周围是惨不忍睹的秽物。有鉴于此,他当生产队长的儿子对他严加管束。李队长告诉队里的人,谁也不许给他酒喝,更不许借钱给他。李队长还叮嘱生产队会计,绝不可以给他支取一分钱。儿子的封杀,让老人家很难过,见人便摇头叹息:少年贫,不算贫。老来贫,贫死人!可人们对他的喜爱不减。无论他走到哪里,身边总有人围着。因为他有文化,谈吐中时时夹杂着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七侠五义》和《封神榜》中的语言,这种语言是那个年代人们自己不敢讲,却暗自欣赏的语言。
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,我扛着锄头路过生产队队部。茅草做顶的队部低矮陈旧,木制的窗棂狼藉得里出外进,显出大家的衰败。从敞开的房门向里望去,屋内已坐满了人。老旱烟的辛辣味从四面透风的小屋内飘出,弥漫在雨雾之中。正在我以队里在利用雨休开会时,屋里却传出铿锵之声:忽一人抗声问曰 我猛然意识到,这是李大爷在讲《三国演义》,并且讲的

正是我最喜欢的 诸葛亮舌战群儒 一回。啊,这久违的天籁之音!
我来不及询问李大爷说书的原因,赶紧进屋挤一个地方坐下。李大爷讲的是那么的流畅,几乎与原文一字不差。那沙哑的嗓音激昂高亢,那语调抑扬顿挫,那眼神和表情好像他就是与张昭、虞翻等江东豪杰辩论的主角。众人听得那么入神,张着嘴的,眯着眼睛的,叼着旱烟忘了吸,口水顺着嘴流下来的。突然,一声脆响,李大爷的一只瘦手拍在炕桌上:要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!他十分专业地结束自己的讲述,用巴掌代替惊堂木。然后,他不顾众人再讲一段的央求,立即向小队会计: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。给我支钱吧!原来,李大爷为借几角钱买酒,竟缠了会计三天。那位会计经不起他的苦苦哀求,动了恻隐之心,甘冒被队长暴揍一顿的风险,答应借钱给他,条件是他必须讲一段三国。于是,便有了上述的一幕。
会计很快写好了借据,李大爷颤颤巍巍歪歪扭扭地在借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从他握笔的姿势和颤颤的笔顺上断定,李大爷并不认识多少字,也定不知道什么 寿志裴注。他满肚子的故事应是来自民间艺人的口耳相传。而正是这些民间艺人世代的讲述,在民众心中烙印下一个鲜活的面容:智慧的孔明,忠义的关公,厚德的刘备,骁勇的张飞,奸诈的曹操

小盒子

闻说使用电视机顶盒观看奥运转播有偷看之嫌,没有付费,无理由也

年,该溶化的都溶得七七八八了,当下连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亦在溶解之下,只不过负隅顽抗,有人抗得较久,有人抗得稍慢,有人抗得比较粗暴,有人却抗得温和缓慢。不管如何,下层建筑脚步不会停止,马克思对生产力的乐观判断终究是对的,同样没错的是他说既得利益者永远想用上层建筑撑住变化浪潮,唯有革命,时代的革命,民间的力量,始可推动社会文明升级进步。
时代溶解和重组,历历事实摆在眼前。全世界最大的旅馆是 AirBnB,她却

肆说唐诗

如果我们活在当代,是不是也能成为网红?

武元衡(赠道者)
麻衣如雪一枝梅,笑掩微妆入梦来。若到越溪逢越女,红莲池里白莲开。



元衡已经死了八年了

认为武元衡和薛涛 有一腿的,往往拿出这首《赠道者》作为证据。理由之一是薛涛在脱去

第三单纯读这首诗 确实会觉得这是深情款款的一款。但是这位把妹高手手里还有不少同款,比如《赠佳人》步摇金翠玉搔头,顾倾

学习型吃货

关于 bagel 这个词,有各种各样的中文翻译。有人译成 硬面包圈,目的是把它跟香软的甜甜圈(donut)区别开来。可是 硬字用来形容食品,总给人一种略带贬义的感觉,再说了,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么硬,只不过是更有嚼头罢了。也有人把它叫作吉饼的,那更不靠谱,你才是饼呢,你们全家都是饼,此外也有人称它为 贝果面包,听上去挺啰嗦的,而且不得要领。所以相对来说,我个人认为还是叫 贝果圈 比较贴切。
第一次来纽约之前,我还真不知道贝果圈是该城特色。现在想起来,以前看《欲望都市》凯丽有一次去米兰达家,就是带了贝果圈当礼物。多年之后看《纽约娇妻》身为贵妇的 Jill 也是带着贝果圈去闺蜜家,还说是家族传统。
有选择障碍症的人,如果来到贝果圈店,很有可能完全没法决定自己究竟要哪一款。因为可供选择的口味实在是太多了:全麦、粗黑麦、肉桂、葡萄干、芝麻、罂粟籽、碎洋葱、海盐我第一次去贝果圈店是跟女儿一起,犹豫了半天之后她最后挑的是原味,而我挑的口味叫做 Everything(每样都撒一点)。
有个思念故乡味道的老美,她知道我一个月在纽约,写邮件让我替她吃一个 bagel with lox(夹着腌三文鱼的贝果圈三文治)。看完这个邮件的当天中午,我正好经过有 108 年历史的名店 Barney Greengrass,他家的 bagel with lox 非常有名。

排队点餐的时候,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男顾客唠唠叨叨地对店员说了一大堆话,估计是按照自己的正确需求做了私人订制。而站在我前面的那位中年妇女在各种鱼类之间举棋不定,结果师傅很耐心地把最畅销的几种都切了一小块让她试试。
轮到我的时候,我直接说要一个 bagel with lox 我认为自己肯定是要求最简单、最容易打发的顾客了。结果师傅还是一一跟我确认,哪种贝果圈,要不要先用吐司机烤一下,至于鱼肉,虽然我说了要 lox,可师傅一看就知道我是慕名而来的新顾客,他非常确定地说:lox 太咸了,我给你 Nova。我其实还没来得及弄明白 Nova 和 lox 的区别,不过还是听从了师傅的建议(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决定)。而 Nova,又有不同的种类要挑选,挑完以后还要决定究竟要夹多少?我只好说:常规分量就可以了。后来才明白,即便是常规分量对我来说也太多了,其实半份就已经足够。最后,师傅还跟我确认是否要再加上奶油干酪、西红柿以及洋葱。
从餐厅出来之后,我又做了进一步的学习和查证,才弄明白了 lox 和 Nova 的区别。Lox 是用盐水腌制的,所以比较咸,而在制作 Nova 的过程中,用盐水腌制的程度比较浅,然后再把它冷熏。至于 Nova 这个名字的由来,是因为历史上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纽约的大部分三文鱼都来自 Nova Scotia(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)。

皮蛋

沈东子

桂林

零度漂流

皮蛋被洋人称为百年老蛋,意思是这种剥开黑乎乎的蛋,要沤一百年才能做出来,极其调佩与贬损,把皮蛋评为世间最恶心的食品之首。其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,这些习惯是千年积累流传下来的,没有高下之分,真要说恶心的,我觉得洋人嗜好的某些奶酪才叫恶心的。我素来不喜欢奶酪的味道,一般的奶酪闻上去有点淡淡的酸味,也就罢了,某些奶酪味道奇臭,据说是德国传统作坊制作的,浓浓的臭脚丫味,可人家爱吃呀,有什么办法,不过想想那么多人爱吃臭豆腐,也就理解了洋人。
我是不吃臭豆腐的,闻着就不舒服,虽说那玩意儿据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,可一种食品闻起来臭甚至恶心,如何还能进入吃的阶段,我承认在吃这件事上,自己不够开放,没有吃螃蟹的勇气。记得头一回去云南,为取悦太太娘家人,硬着头皮吃凉拌鱼腥草根,结果好几天晕乎乎的,还想吐,江浙人喜欢吃一种毛蛋,就是那种孵化到一半的鸡蛋,敲开里面已经有小鸡的绒毛,所以叫毛蛋,这种蛋别说吃,看见都心里发毛。
还是说回皮蛋吧。我小时候不吃皮蛋,可能小时候也没遇上好皮蛋,总觉得那玩意儿剥开,流出一些沥青般的东西,看着脏兮兮的,闻上去也就一股石灰味儿,有什么好吃呢!把煎蛋蛋蛋蒸蛋糖水蛋蛋蛋炒蛋蛋蛋西红柿炒蛋蛋蛋了,久而久之对皮蛋也就生疏,但凡看见黑色的蛋就避开,也不吃皮蛋粥。大概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,一次收到朋友从湖南送来的一小筐蛋,上面还有商标,注明是松花皮蛋,衡阳还是益阳出产的。当时没在意,一直搁角落里,一次实在没菜吃,就想起了那筐蛋,拣一只出来磕开,当时就惊呆了。
那根本就不是我印象中的皮蛋,蛋白如同果冻,呈现出琥珀的深褐色,上面还有漂亮的花纹,透过蛋白可以隐约看见蛋黄的椭圆轮廓。这不是食品,是艺术品。我甚至对那只盛蛋的竹编筐都有好感,好皮蛋只有放在那样的筐子里,方能营造家家的闲适,设想把皮蛋放在瓷碗或钢精锅里,会是什么效果?那种硬硬的感觉,只会让人累卵担忧。我蘸着酱油把那艺术品吃了,可谓满嘴余香。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刺激,从此对皮蛋刮目相看,觉得无论色、香、还是味,皮蛋都达到了蛋品烹制的极致。
我把那次经历说给太太听,她给我讲了另一件事。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,她还没出生呢,她外婆的妈妈,也就是她的老外婆,随女儿一道由浙江往云南生活。那时候很穷,尤其是吃的东西少,好在云南有皮蛋,那是老外婆的最爱。皮蛋由菜场供应,是有限的,每家只能买几个,营业员比较诚实,会把看上去变味的皮蛋捡出来,放一边,免得老百姓好不容易买几个皮蛋回家,买到了是坏的。殊不知老外婆最好这一口,她最喜欢吃那种变味的皮蛋,她每每回家就买回一大袋,尽情地吃,有时急不可待,坐在马路边就吃起来,一次可以吃十几个!

到朋友从湖南送来的一小筐蛋,上面还有商标,注明是松花皮蛋,衡阳还是益阳出产的。当时没在意,一直搁角落里,一次实在没菜吃,就想起了那筐蛋,拣一只出来磕开,当时就惊呆了。
那根本就不是我印象中的皮蛋,蛋白如同果冻,呈现出琥珀的深褐色,上面还有漂亮的花纹,透过蛋白可以隐约看见蛋黄的椭圆轮廓。这不是食品,是艺术品。我甚至对那只盛蛋的竹编筐都有好感,好皮蛋只有放在那样的筐子里,方能营造家家的闲适,设想把皮蛋放在瓷碗或钢精锅里,会是什么效果?那种硬硬的感觉,只会让人累卵担忧。我蘸着酱油把那艺术品吃了,可谓满嘴余香。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刺激,从此对皮蛋刮目相看,觉得无论色、香、还是味,皮蛋都达到了蛋品烹制的极致。
我把那次经历说给太太听,她给我讲了另一件事。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,她还没出生呢,她外婆的妈妈,也就是她的老外婆,随女儿一道由浙江往云南生活。那时候很穷,尤其是吃的东西少,好在云南有皮蛋,那是老外婆的最爱。皮蛋由菜场供应,是有限的,每家只能买几个,营业员比较诚实,会把看上去变味的皮蛋捡出来,放一边,免得老百姓好不容易买几个皮蛋回家,买到了是坏的。殊不知老外婆最好这一口,她最喜欢吃那种变味的皮蛋,她每每回家就买回一大袋,尽情地吃,有时急不可待,坐在马路边就吃起来,一次可以吃十几个!

深圳商报 | 文化广场 | 连载专栏 | 深圳作者 本土文学 | 责编 赵玉 责校 李耿光 美工 王鹏 投稿邮箱 szxiaoshuolianzai@126.com



宫敬捷,青年作家、评论家。祖籍贵州威宁,现居深圳。已在《上海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《文学界》《特区文学》《南方文学》《文学与人生》《黄河文学》《诸暨作家》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,部分被转载或收入各种选本。

《海子角》作者:宫敬捷

《我是刘伯寒》作者:李云汉

(1) 送别
海子位于云贵高原上,水面开阔,浩淼。清晨时分,雾气缭绕。一条小船在浓雾中穿行,慢慢向对岸划去。模糊能看到船上有两个影子,一站,一坐,站着的是船夫李小明,坐着的是他在村里唯一的好朋友贾鹏。贾鹏穿着崭新的 T 恤和牛仔。
划水声很有节奏地响着。
他们都六七岁。透过雾气,可以看到海子边缘有一条出入海子角村的路,沿着海子边缘蜿蜒五六公里,掩映于松林间。村民装车出入时,更愿意出三五元钱,让船夫载过海子去,省时又省事。船近岸边,渐渐清晰,也模糊能听到船上二人的谈话。
年纪轻轻的划船当船夫,有意思。贾鹏说。那做什么好?李小明问。跟我去上海吧。我也想,但舍不得我姐。她又不是小娃儿。杨世军老打她。妈的,村里好多人都想欺负她。烦得很。怪你姐太漂亮了。什么意思?女人太漂亮了,个个都想占点便宜。你姐夫打她,就是怕你姐给他戴绿帽。我姐不是那种人,谁要敢欺负她,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那你跟你姐过一辈子吧,我得去上海闯闯。贾鹏说。

(2) 他乡遇故知
这个夏天让人惊讶的事是找到了初中同学李大为。这家伙其实没混好,是个摩托车搭客仔。我所在的城市是禁摩的,因为常常发生摩托车撞死人以及利用摩托抢包的事,严重影响治安,政府就号令如山,发现一辆没牌没证,再罚一笔款,街头顿时冷清许多,那些游鱼似的摩托车和春花楼前似的吆喝声如石沉大海。我就亲眼见过一回撞死人的场面:是一个年轻貌美的打工妹,她被突如其来的摩托撞飞五六米之远,像一阵狂风掀翻一堆稻草,鲜血飞溅,用老形容下雨的词来说,就跟用筛子筛谷一样。雨怎么样筛筛子筛谷?老爸是一个文盲,这比方打得实在土里土气。但这话是记得深刻的,多年后我呆在一个站台,无伞,又是深夜,出租车已极难找到,就抬起脸,昏暗的路灯下,雨水密密麻麻地坠落、摇荡,就想起了老爸打的这个比喻

果然绝妙恰当。真的是筛子筛谷的效果。结实的谷子随着筛子的摇晃而逃脱,剩下一些石子儿等待清理,那女孩就像筛剩的石子儿一样一动不动。虽明令禁止,但并不能扫荡得干干净净,总有胆大妄为者跟号令玩起了迷藏,偶尔在清晨或黄昏出现他们等候的影子。这在清早或黄昏出现他们等候的影子。这在乎来钱快,现金交易,马上就能换来鱼虾排骨、内衣裤和卫生纸之类。
李大为首先认出来我的。我在等车,要去邮局交稿费。九十块 RMB。这个报纸的小栏目统一每篇文章稿酬为九十块,我想买书或去看演唱会了,就赶紧写几篇。李大为一边骑着摩托,车圈着我兜着弯儿,一边冲我傻笑。我后背发麻,不由自主地拉紧了背后的电筒包。有危险,这个黑吧唧的家伙直直身子,悠闲地点了个烟,美滋滋地吸了一口,又一个接一个地吐出烟圈玩。我转身欲去,心想这繁华街路人入往他也不可能对我怎么样。
刘伯寒同学,你躲到哪里去啦。
李大为用衡阳话喊出了口。我就是刘伯寒。一字不识的老爸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,读书多的还以为我是刘伯温的老弟。实则不然,在一个大雪冷天生下来,我的一个伯伯居然看都不来看一眼,就取名伯寒了。老爸希望我记住这一笔账。知道这个内幕后我十分讨厌这个名字,一出生就结下一个仇人实在令人无语。父亲同伯伯的关系是老死不相往来,也没问是什么原因,幸好我远赴南方,暂时不必面对这有啥意思的僵持局面。这熟悉的乡音如夜里擦亮一只手电筒,一束光芒打开了一条通道。
李大为二十多年不见面,失去了外貌记忆,却忘了那个隐藏在心底的亲切声音,我恍然大悟,他乡遇故知啊,就同他一起去了一个人客稀拉的小饭馆。

